

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三目錄

書殺總論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辨

公羊傳注諸家說辨

殺州居無類

書殺變文不以討賊之辭辨

聖和樂益良霄諸說辨
晉里克衛甯喜楚宜申衛剽齊慶

書誘殺諸侯

楚子名不名著說辨

諸侯以歸書殺

殺母弟世子公子

公子爲大夫者入殺大夫門

陳御寇左傳杜注辨

佞夫左氏說陳趙郝說辨

莒意恢

殺母弟世子公子不書

衛叔武公羊說辨

陳趙說辨

書專殺大夫

稱國以殺 稱人以殺

稱國殺無罪稱人殺有罪辨
稱國稱大夫罪繫上辨
稱名有罪不名無罪辨
曹莒無大夫辨
盜殺不書大夫辨
傳說辨
鄭申侯公子嘉公孫黑晉里克平鄭陽處父先殺
二趙三節楚得臣宜申公子側公子申王夫屈申成熊郟

衛元咺孔達甯喜齊國佐高厚陳二處蔡公子變駟公孫姓
霍稱國稱官諸家說辨 曹宋大夫不名三傳陳胡說辨
陳洩治名杜孔胡氏說辨 左氏誣聖之言辨 里克甯喜書
大夫不以賊討辨 宋晉殺大夫書人殺梁說辨 陳殺公
子過書人書大夫諸說辨 宋書官左傳劉胡說辨 衛公
子瑕晉其鄭父書及殺梁說辨 晉胥董不書死節舊說辨

殺不書大夫 陳孔奐胡說辨

內殺大夫書刺 以周官三刺為解辨 言故不言故 駟氏說辨
先名後刺先刺後名殺梁說辨

內大夫不書刺 公子牙諱辭善辭辨諸家舍傳從經說

書大夫相殺 陳趙說辨 殺公子比公羊作弑辨

書盜殺 鄭不書大夫胡傳辨 蔡侯傳事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三

錢唐張應昌學

○書殺總論

古者討殺其臣各以罪狀宣告諸侯所以懲不義重刑戮也晉侯使

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衛殺孔達傳載其辭

莊二十二年孔疏引杜預釋例

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民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

臣同殺則稱國

胡傳文六年

殺大夫稱國者以國法殺之也殺大夫公子稱人者國亂無政而羣

下擅相殺也稱盜者陰賊而未得其主名也殺弟與世子目君者過

由君也天王之殺大夫無見經者義得專殺也殺其弟書不得專殺

也而殺得其罪則不書故子頹子帶子朝之討鄭世子華宋公母弟

須之殺皆不見于經也

方苞通論

稱人以殺非皆殺有罪也衆殺之也按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氏

載昭公欲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昭公殺公孫固公孫
犖則衆殺之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左氏載宋襄夫人因戴氏
之族以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邛則衆殺之也九年晉人
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則以靈公尙幼國亂
無政而先都士穀箕鄭父之見殺皆非君意則衆人擅殺之也昭八
年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則亦以陳侯卒國亂無主而殺之非君意
也故以衆殺爲文

呂大圭或問
莊二十二年

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
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爲大夫也又
有以官舉者重其官而著之也觀所書而褒貶寓其中矣

又

天王殺其弟佖夫此不當殺而殺也殺子朝則不書矣宋公殺其世
子痤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此不當殺而殺也鄭殺其世子華則不書

矣刺公子買刺公子偃皆無罪也殺公子慶父則不書殺公子牙則

變文書卒矣觀其不書者而聖人特書之旨自見此最是看春秋一

法顧棟高大

事表偶筆

○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先儒云人者

衆辭言夫人之所得討愚謂責天王意較重討賊係天子之事列國
有篡弑天王當遣方伯連帥討之何待衛人蔡人齊人之殺乎書人
以明一國之私討非天王之公討也由是征伐不自天子出矣又

春秋之法凡諸侯專殺皆重譏之而王孫蘇與毛召爭政遂使子札

殺之攘君之權莫甚於此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不行

於卿士矣兄弟爭國卿士擅權上下相夷王室益衰不可救止沈蔡

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弑君則云弑其君臣是

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

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

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

其若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

孔穎達疏
桓二年

按稱人衆殺耳以爲討賊辭者近儒辨之甚當故討賊之說皆酌刪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辨

公羊傳注諸家說辨
徵舒樂盈良霄諸說辨

殺州吁無却夏

舊

說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何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年陰四○

討賊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也

陸淳

○稱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經

說○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朱子

○討賊

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

石碯非

異邦人得書

蔡人殺夷

狄得書

楚人殺陳
夏徵舒

苟不能討雖以四國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文十

陳傳良

○討賊書人六州吁無知陳佗徵舒樂盈良霄是也樂盈良

霄雖非弑君而皆叛逆之臣故書法同晉里克弑君而惠公殺之不

以其罪故不予以討賊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故不成其爲

賊齊人殺商人楚子殺蔡般不得例於討賊者罪齊蔡不以爲賊而

君之也

李廉會通

○討賊不以其罪者不書人其君殺之則曰大夫里克

甯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爲文楚比蔡般是也

汪克寬纂疏傳十年

駁

傳曰稱人討賊辭也非也凡討賊殺大夫經皆稱人無異辭非有

義例也直書其事耳若以討賊稱人爲子辭則殺大夫稱人豈亦子

辭乎晉殺里克楚殺蔡般棄疾殺比皆討賊也何不稱人若謂懷惡

而討不予其討尤非也賊者天地所不容有能討者皆當子也因其

討不以罪而右之是豈春秋之法乎雍廩殺無知嘗受其虐也蔡人

殺陳佗爲立厲公也楚人殺夏徵舒爲欲縣陳也此孰非懷惡而討

乎而皆復稱人何也春秋不以人爲戾亦不以人爲貶

郝懿行說

魯隱四年

討賊稱人者四州吁無知不可稱國殺也又不可稱石碯雍廩殺也

稱國以殺則齊衛無君目石碯雍廩則疑于二人之私矣陳佗夏徵

舒不可稱蔡殺楚殺也又不可稱蔡侯楚子殺也稱蔡殺楚殺則與國殺大夫同文目蔡侯楚子則疑于二君之私矣若是則皆辭有所窮宜與弑君殺大夫公子稱人同義

方苞通論

○討賊稱人之說非也征

討者天王方伯之事非國人所得擅誅也以人情論則弑君之賊殺之爲快以王法論則擅殺之者僭經意謂州吁弑完天子不能討起而洩衆憤者乃衛人也無知弑諸兒天子不能討起而平衆怒者乃齊人也陳佗弑立天子不能討起而伸國法者乃蔡人也至于徵舒弑平國天子不能討起而假名義以陵轢中國者乃荆蠻之人也凡皆咎天子之失權也

陳遷鶴起疑

○愚按舊說本公羊傳例立義甚正大

然細繹經文未必經旨如是也如陳氏所論以殺徵舒爲子楚則前人已辨之矣以討賊書人爲哀以不能討賊書人爲貶是仍泥於一字褒貶之例爲說也且釋程朱之論稱人實則衆共殺耳原不必以

爲哀子之辭也蓋非衆殺者不書人里克甯喜楚比蔡般之不書人皆非衆殺也謂不以罪討不書人非也郝氏方氏所駁獨闕于古相承之誤陳氏顧氏說更見其大願說見前書殺總論

隱四年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獐羊肩泚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稱衛人衆詞也經說○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有二義焉天子不能討衛齊之臣憤而討之見天子之失刑也州吁弑而卒殺于衛無知弑而

卒殺于齊見世雖衰亂而亂賊猶無所容其身也黃仲炎通說○厚

問定君於石碯是州吁之君衛未定而衛人不與之者猶衆也

左氏雖載石碯告陳之言必衆人有同謀而非石碯一人所能

爲故不書石碯書衛人是當日情事本自如此非故舍石碯而

變文稱人以爲討賊之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稱國以殺則衛無君

目石碯則與里克殺奚齊同文而疑於石碯之私故稱人直解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左五年春陳侯鮑卒桓公弟五父也稱文殺太子

免而代之○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

立之○佗殺太子之賊也公殺妄云淫獵于蔡誤也陸瀛辨疑引趙匡

○州吁死於陳而書衛殺陳佗死於蔡而不書陳殺者何哉書

衛人者嘉其臣之志也不書陳人者著其臣之罪也金賢記愚○公

穀皆以爲陳君莫以爲陳賊故不譏陳之失賊而止罪佗之不

君似未得其實書蔡人殺陳佗者譏陳人之失賊也

專土詩春秋說

春秋佗不稱爵十二年書陳侯躍卒乃厲公也史記則以佗爲

厲公

薛虞畿春秋別典○按史記誤以佗五父爲二人桓十二年孔疏辨之

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雍廩因夙憾

而殺非如石碯之以義討也然齊人不能討而雍廩討之卽有

憾庸何傷

張傳四傳

○傳曰雍廩書齊人從告辭也不稱君齊人

不以爲君也

郝懿行說畧

○愚按胡傳以稱齊人爲討賊辭未是蓋

衛州吁陳佗齊無知不稱君乃是以賊討也

義見亂賊不成其爲君不稱君門各

說

故春秋書州吁佗無知爲討賊辭而非以書人爲討賊辭

也以賊討則經意于其能討賊自在言外而非以書人爲衰也

宣十一年冬楚人殺陳夏徵舒

左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入陳書楚子而殺徵舒書楚人何也屬辭之體也若書楚子殺之則不辭猶之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無目君者也或曰稱人以殺討賊辭也非也楚非真能討賊者也討賊者亦不繫於稱人不稱人也宋人執鄭祭仲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非討賊辭也

叔隸行說畧○秦看楚書人門

○殺夏徵舒

書人衆心之公也入陳書楚子一人之私也果志在討賊既殺賊則國可不入矣書入陳明楚子志在入陳也蓋先遣人就株林殺之然後親入陳國經書丁亥在殺徵舒之後正明殺而後入傳謂入而後殺誤矣

方苞直解

○陳殺宋萬不書陳不以殺宋萬

告諸侯也楚殺陳夏徵舒書楚以殺陳夏徵舒告諸侯也

張自超宗

朱辨義

○按杜注左氏云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范注殺梁云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均未是

襄二十三年冬晉人殺欒盈

左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杜注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公羊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殺深惡之弗有也○前書曰

晉欒盈出奔楚則非晉大夫矣次書曰欒盈入于晉入于曲沃

則晉之寇也此書曰晉人殺欒盈則討賊之辭也程公說分記引黎錡○

討亂不書殺欒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欒盈非常事也晉爲盟主而再合諸侯于商任沙隨以錮欒氏盈之入也晉人奉君以走固宮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書殺欒盈是非常之辭也鄭良霄曷爲書之如欒盈霄奔許鄭伯爲之盟大夫盟國

人霄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書殺良霄亦非常之辭也甚矣諸侯無政大夫強也

陳傳良俊傳

○按盈爲

權臣所逐畏罪出奔幸保其身足矣乃恃齊之援以入晉又入曲沃而阻兵相攻則無君之罪大矣削其大夫所以深罪盈也

彙纂案

○方氏曰范氏殺之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以殺而盈

實有挾君據國之心故從討賊之辭稱人愚按非其大夫而以賊討此卽是討賊辭不必以稱人爲討賊也蓋旣不稱大夫則書晉殺欒盈非辭其書晉人本是衆殺亦屬辭之不得不然耳襄三十年秋鄭人殺良霄

不言殺其大夫

左傳見書入門○穀梁不言大夫惡之也○不言殺其大夫者

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

胡傳

○良霄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

爲亂以伐北門子駟子帶帥國人討而殺之是鄭人以賊討也

不書大夫位已絕非復大夫也

葉夢得傳

○大夫出奔雖其官次卽

不書官列國所同也良霄出而復入其見殺也無緣復書大夫

胡氏以爲討賊可出而因謂諸書官者皆有可原之罪則謬

靖春秋說

○前書楚人執良霄書良霄會澶淵良霄盟于宋是內與

國政而外交諸侯矣內與國政外交諸侯者卿也汰侈而嗜酒

何以爲卿觀左氏良霄以子皮之甲不與攻己而喜則其與攻

良霄者必多矣又良霄入鄭伐舊北門駟帶助國人以伐之則

國人交惡之也

張自起宗朱辨義

○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以殺又

不得稱駟帶殺也

方苞直解

○愚按書法經義與彙盈同

昭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方氏徐氏說見專殺大夫門

附

僖元年秋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愚按高氏澍然曰蓋齊桓遣人殺之于夷以喪歸也其說是也本不知其人爲誰亦非齊君自討則但書齊人而已此畧詞也王氏克寬曰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辭也不確

○書殺變文不以討賊之辭辨晉里克衛甯喜楚宜申衛剽齊慶封楚公子比不稱人或書大夫辨

僖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文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襄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按諸說謂里克甯喜弑君不從討賊之例者殺之不以其罪也宜申謀弑不以討賊書者獄疑未定也辨見書殺大夫僖十年蓋以書殺其大夫爲非討賊辭以不書人爲非討賊辭並誤也襄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弑其君剽

鄭忽子儀之弑不書鄭不告魯亦不以爲君也剽之立十有一二年七與會盟故赴告及而舊史以弑書使孔子革之用州吁陳

佗之例而書衛人則非情事之實而孫林父易君霸主黨惡國
人安剽甯喜主弑之罪皆不可得而見矣

方苞直解

昭四年秋楚子燕侯等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孫莘老陳君舉諸儒皆謂不言楚人殺之者不與楚討也不然
也經書執齊慶封殺之者蒙上楚子伐吳之文不必再言楚人
也劉氏諸儒以爲分善於諸侯亦非也楚子非灼知弑賊之當
討而討之不可以言善也

程端學或問

○楚靈意不主於討賊但殺

之以威吳誇示諸侯耳諸儒謂楚靈亦弑君之賊以賊討賊故
不予之未是

張自超宗未辨義

○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

者楚與吳爲仇初無意於殺齊慶封也克朱方而執之因欲狗
于諸侯以爲名蓋慶封被執之後而楚始有殺之之意若不書
執而但曰殺齊慶封則語勢直急似楚真爲討慶封而伐吳矣

葉酉究遺○按李氏會通云殺他國大夫書法有二有罪當誅者曰某人殺某無罪不服者書執而殺之廣封雖有罪而不服楚靈故不純以討賊之法書是以葉氏辨之○愚按舊說泥討賊稱人之例因謂楚

靈以賊討賊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不知以稱人爲討賊辭本不可通而楚靈弑君之事亦不可信駁辨已詳另門先儒從殺梁說者皆誤也至殺他國之人必書其國史文應爾如陳夏徵舒蔡世子有之類本無他義先儒從公穀曰爲齊討也故以齊氏亦屬鑿生議論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

杜注奭招之黨他無所見意料之辭耳然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子昏而無所救正蓋不能爲有無者也張拾○前書討夏徵舒既討矣而又書入陳是其志在

入陳而非真能討徵舒也此旣書滅陳而後放招殺奭則陳已

爲楚所滅而放招殺魚皆非爲陳討賊也而又放其主殺偃師者殺其助殺偃師者則尤爲用刑之不當矣

張自超宗
朱辨義

昭十一年夏楚于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般弑君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殘其身
滿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今
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
誘其君執而殺之無道甚矣

胡傳

○襄三十年般弑景公昭元年

使大夫會虢四年五年親會申會伐吳按曹人請負芻于晉曰
若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今楚屢寵之以會禮顧用詭謀戕
之楚莊殺徵舒猶曰假討賊之義也此直誘殺而已

汪克寬
纂疏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按杜注云殺不稱人罪棄疾啖氏以下皆謂棄疾與比罪鈞故

不從州吁無知稱人以殺之例駁辨已見前討賊之義不在稱

人○殺公羊作弑譌也公子非君書公子則當云殺不得云弑

此兩相殺耳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

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四

按汪氏克寬曰弑君見殺者十有二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

無知衛齊能自討陳佗夏徵舒待蔡楚討之臣子不能討之

罪著矣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弑君而復國

利其所爲使復爲大夫旣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楚棄疾誘

比當大惡之名旣而殺之意在代其位亦非討賊也陳人雖

殺宋萬然與賊爲黨待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慶封誘崔杼

而致之死皆非天討故皆不以討賊書也朱督死於南宮萬

書之則爲捍君雖故不見於經齊商人蔡般則國人君之諸

侯會之不知其爲賊曠歲歷年假手而討之春秋雖欲奪其

爵位同之於賊有不可得矣所論皆因舊說

○書誘殺諸侯

楚子書名不書名書說辨

昭十一年夏楚子皮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楚因陳亂而放招殺與陳人不拒內諸侯不拒既唾手而得陳矣可以縣陳亦可以縣蔡蔡般殺則蔡有必可滅之勢兼陳蔡則國益強故一旦計出于誘而志決於殺也

張自超宗朱辨裁

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傳見書戎門○書誘書殺蓋罪之深皆以子稱見周班爵同

不得擅相侵陵况誘殺乎

家鉉翁詳說

誘殺罪大復立其子安得爲

禮左說謬

案

○楚子虔蔡侯般兩名之對舉之詞也楚子戎

蠻子兩爵之亦對舉之詞也戎蠻雖弱小而稱子楚雖强大而

亦稱子也其誘殺之罪書法同也

張自趙宗
朱辨義參

○愚按先儒舊說

以虔書名謂夷狄殺中國之君故特正楚子之罪至夷狄相誘
殺則畧之此鑿生議論也呂氏郝氏以虔名爲衍文例諸衛侯
燬最通毛氏謂若楚子不名則似以尊戮卑非國君敵體之例
故特因事成文與此張氏說相發明惟張氏謂般有弑君之罪
虔有殺般之罪故兩名之則不知般名乃諸侯卒名之常也諸

說見書名駁辨門

○諸侯以歸書殺

定四年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蔡

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胡傳○沈微弱近楚其不

會晉召陵勢使之然非其罪也書殺以著蔡昭之罪纂疏

○殺母弟世子公子公子爲大夫者入殺大夫門

陳桓寇左傳杜注辨 佞夫左氏說陳趙郝說辨 莒意恢杜氏說辨

殺公子雖未命必志之惡賊親也先王之制公族有罪不以犯有司晉昭公不能親其宗族詩有杕杜之刺宋昭公不能庇其本根傳曰

葛藟之譏張大亨通訓

顧氏說見前書殺總論

莊九年秋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

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

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公羊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穀梁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兩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糾雖爭立。越在他區。置而弗問可也。必殺之不仁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胡傳○鄭莊克段滑在衛不殺也。宋殤得宋馮在鄭不問也。小白之姦蓋加一等。趙鵬飛○殺兄弟當日君而稱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子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今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以赦其罪。而必殺之。書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舉國君臣忘親失義之罪。張洽○桓公殺子糾。書齊人者。并罪國人也。書齊

人則小白在其中書齊侯則國人之罪免矣

高注

桓公入齊

首殺子糾絕滅天倫罪之尤大者也其與王者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吳矣

程端學本義引節子

○岷隱曰言魯人拱手

就命齊取之猶一夫耳

黃震日鈔

○桓之猜忍甚矣莊公旣不顧君

父之讎而納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保之拱手索氣以聽齊殺

書曰取糾甚齊之惡而譏魯之不競也

蕭楚辨疑

○糾乃一亡公子

寄寓於魯者爾齊備殺之殺之者雖魯從齊令也是猶齊人

取之於魯魯以界齊而殺之焉爾所以著糾之死皆魯之罪也

吳澂纂言

○桓旣爲君糾避焉可也必取而殺之是糾罪薄於太叔

而小白忍於鄭莊

張溥四傳斷

○齊桓殺子糾晉文殺懷公以是得

國而霸諸侯本已不正此仲尼之徒所以羞稱

汪克寬纂疏

○殺糾

不言地殺之於魯也

季本私考

○按傳雖齊迫魯以師而實魯殺之

也書取書殺之則齊取於魯魯界於齊而齊又加刃焉者所以罪小白也然不徒曰殺子糾而曰取者亦以罪魯不能庇糾也

張自趙宗朱辨義

○稱齊人大夫也傳曰鮑叔帥師來言也

都懿行說畧

殺子糾者魯人也魯人實受意於齊則不得但書殺齊子糾齊人又實藉手於魯則不得竟書齊人殺子糾故變其文曰齊人取子糾殺之取者取于我之辭也我亦與焉矣

戴祖啟五則

○方氏苞說

見公子書子門殺兄弟世子不稱君門○按書齊人諸說皆正顧氏奎光所解亦甚合情事見公子繫國門齊小白郝氏說別亦通

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此是公子耳左氏以爲太子非也如果殺太子則國本所繫豈得同之泛然春秋乃不據實而書乎

朱乾瑛畧記

○按杜注左氏云陳人惡其殺

太子之名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亦非也劉原父辨之○愚按史記陳世家宣公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太子御寇御寇愛公子完完懼禍及奔齊可補左氏闕事然據經則非太子又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當與左傳並存疑○此國人亂殺大夫之始事也姑且苟容不謀討治則人將效尤而下陵上替之漸長矣季本私考○以人而殺公子以公子而爲人所殺以國君而至使人殺其公子皆罪也直解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羶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

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姬毒而獻之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十二月戊申繼於新城姬遂謂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
吾奔屈○體莫重於世情莫重於子書殺世子滅國本而君道
絕滅天性而父道絕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董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前有護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通
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若獻公者所謂
前有護而不見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所謂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此所以陷父於不義呂大圭或問○或謂申生得殺身成
仁之道是以諛爲恭世子不然也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
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
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三者非恭也由
生不能齎保祇載而爲虞舜矣則禍之將兆讓位去國爲吳太

伯可也不能則難之既作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

一得於是致身於不義陷父於不慈

白居易文集晉
諡恭世子議

○驪姬之

殺申生機變甚巧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以闢地啟土中其情
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于優施謀作難
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
愚蓋精潔之人惜名矜行惟恐黜污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
智自全故曰必愚可以術激之而使死然猶恐獻公之未果於
殺也則又夜半而泣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公死公懼
而謀之又勸授之以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肯爲其子
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啟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
將兵伐翟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軍之罪申生至此
無逃死之所矣然猶慮大臣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可知也又

使優施以杯酒從容歌舞微詞以諷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無復事矣申生死二子奔無不如優施所料者然奚齊卓子立而里克弑之夷吾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至二十年

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危國亡家之本也

真德秀大學衍義世二

○晉獻用

驪姬之讒殺世子將私其子也其後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徒以滋晉之亂然則國本其可以輕搖哉又四十二○晉太子申

生知必不免而終不去衛公子伋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行非不難也而春秋不貴是皆不明於權者也明於權者則莫如法舜矣舜之事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曰烝烝乂不格姦使申生衛伋深見輕重之分負罪引慝超然遠舉必毋陷其父兄有不義之名豈不益賢乎劉敞意林○士蒍勸太子遠害而逃其後狐突諸人皆主此說然城曲沃之時申生猶可行及驪姬置毒以

後行將安適申生所謂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其情誠可哀矣

朱鶴齡講
左日鈔

○人子不幸遭變身死免父於惡死之可也不然有

道以處此晉申生衛壽伋宋痤漢戾太子皆非義惟楚建潔身

以去不至以殺子成父名

魏禧左傳經世
鈔附魏世倣說

襄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
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其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
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台左師畏而惡之寺人
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
公曰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
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

太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
罪也乃烹伊戾。宋平之愛佐猶晉獻之愛奚齊也故兩君初
無易世子之心而惟恐世子因我有私愛而疑我有易世子之
心則虛意世子之疑已於是讒間行而禍亂作矣春秋直筆書
之與書弑君同爲嚴重之詞以爲殺世子者非他人卽爾君父
也君父所殺者非他人卽爾世子也其以並戒天下後世深切
著明矣

張自超宗
朱辨義

○餘見討世子稱君門

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佖夫

公羊作佖夫趙坦異
文彙案佖音相近

左初王儋季卒

靈王之弟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

御士過諸廷間其歎告王曰必殺之不惑而願大視躁而足高
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

佞夫

靈王子景王弟

佞夫弗知僂括圍焉五月尹言多劉殺單蔑甘過

鞏成殺佞夫

五子周大夫

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

王也。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

則政有經景王初立僂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是所厚者

薄也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張治集注

○書天王蓋

天王使之殺爾左氏謂五大夫殺佞夫而歸罪於天王則不合

於終矣五大夫殺佞夫則是兩下相殺聖人豈肯歸罪天王哉

程端學三傳辨疑○按此所辨是勝蘇氏說或者五大夫殺而稱天王殺以告耳蘇說見討母弟稱君門

○愚按陳

止齋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

莊二十二年子顏

甚者母弟亦不書

僖二十五

年于帶必殺無罪而後書趙東山申其義曰二王子之亂傾

王室篡大位動天下其殺之也必告諸侯史無不書之理而孔

子削之者以天子討亂臣罪人斯得其事無可議者不書可也

惟靈王崩僂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景王立而殺佞夫失親親之義故特書之郝氏說畧辨之曰殺王子母弟虐及骨肉安得不書刑殺國之大事雖天王義得專殺亦不容不書春秋書殺之例亦不論有罪無罪也春秋全經魯書刺者亦僅有二豈亦比諸王殺不書必殺無罪而後書乎周魯積弱皆以相忍爲國其所誅殺本視他國爲少耳愚謂如郝氏說則傳載子頰子帶事盡虛僞乎竊疑或有不告者耳若魯之誅殺少則當如郝說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微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

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殺梁兩

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惟君之貳也○所

殺世子也不得從兩下相殺之例方苞直解○晉獻殺申生朱平殺

煙陳哀殺偃師皆由嬖寵匹嫡然晉獻宋平皆志於殺其子故

書君以殺陳哀則非志於殺子者第恐身殺之後留不見容預

屬諸貴戚則已有相抗之勢矣又親任匪人以召大禍其咎實

在陳哀故書陳侯之弟以殺書君弟殺與書君殺者罪固有間

然書君以殺者止於殺其子而已書君之弟以殺則非徒殺其

子又陷其弟於大逆罪似更甚朱朝瑛○假招以權者哀公也

而經義則罪在招蓋哀公實無廢殺太子之心也不然招殺之

何爲憤恚自經乎姜炳璋○餘見書弟門殺世子不稱君門

昭十四年冬苜殺其公子意恢

左秋八月莒著邱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邱公之弟
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邾公惡公子鐸而善於
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
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邾公奔齊公子
鐸逆庚與於齊○郊公嗣立正也庚與奪位蒲餘侯與公子鐸
逆也比而爲亂意恢之死爲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受
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

家鉉翁詳說

○莒子卒而莒亂殺其君

之親則莒之無政可知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子者義不

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也

程端學本義

○此小國一事耳

何以書爲其殺公子也三代之世君世國臣世家君之親子弟
必擇其才者爲公室輔春秋之初此意尙存中葉以降皆強臣
爲政於是魯弱於三桓齊弱於陳氏晉弱於六卿君之子姓莫

能參預非盡不肖也積漸之極遂成不掉之勢而公室危矣故齊公孫竈死而晏子歎息至親昆弟不相輯睦以固維城而爲權臣驅除意恢死而郊公奔此不能親親之驗也質仲輯歸義 ○與

陳禦寇同別於公子爲大夫者蓋公子爲大夫則書殺其大夫

公子某

高對然釋經

○愚按杜注云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非也郊公非亂君君之兄弟不可言黨不書名則知其爲誰邪 ○殺母弟世子公子不書衛叔武公羊說辨 陳趙說辨

莊二十二年傳殺王子頹不書

僖二十五年傳殺王子帶不書

陳趙郝氏說按見前殺佞夫

莊十二年傳宋殺子游不書公子

僖十六年傳鄭殺世子華不書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傳殺叔武不書

公羊以不書殺叔武為叔武之賢而諱之然則他國君之殺世

子公子大夫豈皆不賢而春秋書之邪張自趙宗朱辨義 ○叔武見殺

不書舊史所無也衛侯徐知武之無罪而歸獄於獻大故諱而

不告至公子瑕之死則衛以討罪告而得書耳公羊傳為叔武

諱殺非也使書衛侯殺其弟武則武之無罪不益明乎方苞直解

文十四年傳楚殺公子變

文十八年傳宋公殺母弟須

成五年傳宋殺公子圍龜

按陳止齋後傳曰雖大夫公子以討亂殺之則不書甚者殺世

子母弟亦不書必殺之非其罪而後書趙東山屬辭行其說謂

宋殺子游楚殺子變宋殺圍龜皆討亂不書鄭殺世子華宋殺

母弟須亦不書君父討子弟當其罪雖專殺無以議爲也此皆本殺梁稱殺皆殺無罪之例而並據左氏傳爲論耳實則聖經本魯史恐是不告不書舊史之所無聖經不能益也

○書專殺大夫稱國以殺稱人以殺

稱國殺無罪稱人殺有罪辨 稱國辨大夫罪累上辨 稱名有罪不名無罪辨 曹邑無大夫寺 盜殺不書大夫胡傳說辨 鄭申侯公子嘉公孫黑晉里克平鄭陽史文先穀二趙三郤楚得臣宜申公子側公子申上夫周申成熊郤宛衛元咺孔達甯喜齊國佐高厚陳二慶荼公子變駟公孫姓霍稱國稱官諸家說辨 曹宋大夫不名三傳陳胡說辨 陳洩治名杜孔胡氏說辨左氏誣聖之言辨 里克甯喜書大夫不以賊討辨 宋晉殺大夫書人穀梁說辨 陳殺公子過書人書大夫諸說辨 宋書官左傳劉胡說辨 衛公子瑕晉箕鄭父書及穀梁說辨 晉晉童不書死節舊說辨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故二百四十二年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無天王殺大夫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春秋列國卿大夫皆

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無王甚矣

孫復尊王發微莊二十二年

經葉氏西以先儒義得專殺之說爲非謂殺之不當亦以爲義得專殺而不書乎蓋不可曰天子殺其大夫窮於辭而不書也所辨未的夫春秋可以曰大王殺其弟乃不可以曰天王殺其大夫乎竊疑王室事未必皆來告卽有告者春秋晉史於土朝事亦不必備耳

古者列國之大夫皆天子所置凡卿大夫之獄大司寇以邦法斷之

諸侯不得專殺故君殺臣皆書殺其大夫以志專殺

趙汭屬辭

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昭二十九年殺召伯盈尹氏固不書者天子無專殺之譏與諸侯異也

又

大夫與國同體君之股肱也是以有道之世刑不上大夫及其無道也常多殺大夫何者有道之世位以稱德苟命士以上必以俊彥爲之况大夫乎故無至於犯罪而可殺有道之世明德謹罰雖一介之民猶不以無罪戮之况大夫乎故無至於妄殺有道之世政自上出雖諸侯不得以專殺也况非諸侯乎故無至於亂殺及其無道也任

非其人故有可殺之罪刑不當罪故有妄殺之事上無政刑故有亂殺之禍此春秋所以書之爲萬世戒也

黃仲安通說
莊二十六年

四凶之罪大矣而舜所殛死惟鯀而已其三人竄流放尚從末減也諸侯之卿大夫非大罪極惡不得擅加以刀鋸必以聞於天子此王制之所甚謹雖霸者之申禁猶不敢廢蓋視爲一體則恩意之篤自

足以感其忠敬之心而視猶士芥則寇讐之視有所必至此春秋於殺大夫所以詳書而上下相殺之變至於定哀而極也

張洽詳註莊
二十五年

凡殺大夫不以有罪無罪皆書罪專殺也

李明復集義傳
七年引謝湜

凡殺大夫以國討告稱國

傳十一晉告平鄭之亂宣十四衛告
不令之臣達凡書國殺者皆有告詞

衆殺

稱人

趙訪
屬辭

公殺傳云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孫氏沿其說遂謂殺大夫不以罪則稱國殺有罪則稱人蓋見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而爲例也信斯

言也則稱國以殺皆不以罪也然而元咺以訟君見殺處父以專權見殺胥童以道君爲亂見殺皆稱國焉豈不以罪哉稱人以殺皆齊罪也而宋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則是以臣犯君而殺其君之大夫不可爲公孫固公孫鄭之罪也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司馬公子卬則是以婦人干國政而殺公朝之大夫不得爲司馬之罪也而皆稱人以殺何也若斯之例所謂質諸此而被礙證於前而後違者也夫春秋大義在于殺大夫而已矣其稱國猶君之國其稱人猶君之人書其事卽見其君之罪焉爾

黃仲奕通說文二十六年

稱國貶諸侯專殺也稱人衆作亂或權臣用事皆不出于其君

義詳

說文七年

○殺梁曰稱國殺無罪也致之經稱國以殺不皆無罪蓋春秋

所惡者諸侯專殺而不請於王耳而殺之是否當隨事而觀

又僖七年

稱國者不得不國也不去官者不得不官也否則知爲何國所殺而

所殺者爲何等人乎自公殺有罪累上之說而後儒沿誤穿鑿動多
揣礙若夫書國書人則固有別書國者出國君之意也書人者由執
政之意或犯衆怒也褻貶之義初不繫此

陶正靖
春秋說

上殺之則稱國惡其不請於王而專殺也下殺之則稱人衆詞也國
亂無政衆擅殺之又不在專殺之條矣

御纂直解
莊二十二年

稱國以殺專殺之罪在君也稱國人以殺刑政不修使衆人起而爲
亂君不能禁罪亦在君不在國人

陳遷鶴
紀疑

二傳累上之說非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未有書某君殺一大夫者

則稱國爲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而書國君殺而書人者

顧炎武五
經同異

殺大夫公子之稱國稱人與弑君之稱國稱人異義殺大夫必君與
秉國者共成之不可以專目君若弑君知爲當國之大臣則目其人
以著其罪不得其主名則稱人弑君者必不得其主名而後稱人大

夫公子苟非國殺雖得其主名而亦不得不稱人晉趙盾殺三大夫非不得其主名審矣而稱人者不可書盾殺也其赴告必曰國討而不稱國者非其君意也凡經之辭同義異者皆於其事別之

方苞通論

春秋殺大夫三十有七其稱人以殺者五宋人殺其大夫傅日衆也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傅日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亦殺者衆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及士穀箕鄭父皆作亂而國人殺之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時陳無君俱不得爲君殺故稱人也其稱國以殺者三十有二豈皆無罪乎如里克之逆猶曰無罪乎其曰累上者謂下有罪而連及乎上但人君施法惟論其殺之當否殺之而當則臣服其辜殺之而不當則君任其過安得謂臣有罪而以之累上乎

徐庭垣笱疑傷十年

凡書殺大夫書某國殺其大夫某某羣下作亂而殺或爲執政大臣所擅殺者皆書人

葉西究遺卷首

大夫繫一國之望無論有罪無罪而至於見殺皆國體之所係也故第稱國殺而不係以人其係以人者非羣下之作亂卽執政大臣之擅權否則未有稱人以殺者也

又莊二十六年

凡殺公子者公子爲大夫則稱大夫冠於公子之上公子不爲大夫則但稱公子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公子嘉公子燮公子追舒公子過公子馴皆爲大夫者公子瑕公子比公子禦冠公子意恢皆不爲大夫者

齊昭公統紀

殺有舉公子者以親善也舉大夫者以貴善也兼舉大夫公子者貴且親也

御纂直解莊二十二年

先儒以殺大夫而不去其官爲累上之辭非也鄭良霄晉欒盈不稱大夫奔而位絕也其居位者皆稱大夫不計罪之有無也衛元咺鄭公孫黑與陳洩冶同文則不論殺之當否可知矣

方苞通論○愚按方氏又云惟里克

爾書之稱大夫爲變文著其非
討罪則誤也辨見下僖十年

書殺其大夫四十七無以別其孰殺之是孰殺之非也魯史但據赴告之辭書曰某國殺其大夫而已其是非何由盡知也春秋善惡不嫌同詞凡殺大夫皆不去其官必據傳而別之孰爲非國討孰爲殺有罪孰爲殺無罪或罪累上則是紛紛然惟傳者之所顛倒而必屈經以從也據傳陳洩冶楚郤宛皆無罪楚公子側鄭公孫黑皆有罪而皆不去其官傳說紛紛自亂其例何足信乎

郝懿行說
僖十年

春秋罪專殺不以有罪無罪論也經惟討賊不目大夫餘皆目之則知義繫於殺大夫不繫於有罪無罪矣蓋有罪無罪同辭而後譏專殺之義著而後人主及執政不得託殺有罪爲名此止殺之精意也

高澍然釋
經宣九年

上殺大夫不見經則知書國殺大夫著專殺非刺頗刑也

又襄三
十年

以稱國不去其官爲義非也仕於其國如何不繫以國見爲大夫如

何不繫以大夫

陳遵輯紀疑

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邾公子騂公子發

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

杜氏曰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胡氏以

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顧炎武曰知謀

公殺之說皆以爲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君之爵當大國之大

夫其大夫之位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

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

其黑肱莒牟夷意恆是也

孫覺經解昭十四年

曹伯爵次國莒子爵小國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何云無大夫經書曹

殺其大夫則有大夫明矣殺梁妄說

程端學辨疑昭十四年

左氏以大夫不名爲非其罪而凡書名者皆求其罪以實之若洩冶

春秋豈於其直言見殺而議其罪乎

趙訪

杜氏因書名而求其所以書名之故曲爲之說以貶之因書字而求

其所以書字之故曲爲之說以褒之其病甚矣

家鉉翁詳說

以殺大夫書名爲有罪者傳書之例也春秋未嘗有是也春秋之義

諸侯無專殺大夫故殺大夫必書罪其專殺也有罪名無罪亦名著

其所殺之人也得失存乎其事其事載于史間有不名者史之闕文

孔子不能益也豈以無罪不名乎諸儒皆爲傳例所誤

萬斯大隨筆宣九年

殺大夫無不稱名之理而杜注以稱名爲貶至以洩治之直諫與里

克甯喜之弑逆同科大夫奔無不稱名之理而杜亦以稱名爲貶至

以公子愁之爲國除惡與欒盈良霄之叛臣同罪一字之誤玉石俱

焚其以稱字爲褒則如司馬華孫稱其憂國舉職而不知其爲公子

鮑之私人也足知名字褒貶之例斷斷不可通于春秋

顧棟高杜注正譌篇

殺大夫書國書官書氏書公子公孫書名有罪無罪皆然不嫌同辭也先儒以爲殺無罪故不名於是世治卻宛皆文致之是春秋之書周內之書也其可歟

輝敬大雲山房集

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而殺之志均也

晉二趙三卻蔡二公孫

日某及

某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

劉愷意林

有殺兩大夫三大夫而不相及者蓋罪無所累而見殺之迹同不可以及言也公子瑕見立於元咺咺死則瑕死故曰及公子瑕也晉之士殺以箕鄭父陳之慶虎慶寅皆累而及之者也

孫覺經解文九年

愚按先儒論殺大夫謂稱國者罪累上也殺無罪也稱人者殺有罪也稱大夫者亦累上辭也稱名者有罪不名者非其罪也又或謂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不名義繫於人則書其名氏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不足紀故不錄其名氏也

胡氏皆據傳說

曲鑿生義非經旨也諸說辨之詳矣

莊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

春秋殺大夫三十有八不名者三史失之也舊史失其名孔子

安得妄加之公羊云不名衆也則晉殺三郤何以悉名殺梁曰

無命大夫也按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命於天子尊卑

不同豈無命哉宋殺大夫亦有不名者豈宋大國亦無命大夫

乎皆不通也 孫覺經解 劉敞權衡。公羊云此蓋戰也不言戰爲曹羈諱

也於經不見其與戎戰此仍前以羈爲大夫三諫其君之誤而

鑿言之也 葉夢得公羊傳。○羈之爲曹大夫無徵曹之殺大夫於羈

何與不可以羈奔徵大夫之殺也殺大夫於赤立三年之後何

可素也二傳証甚 王介之四傳質。○大抵羈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於

赤者故赤殺之耳 李燾會通。諸儒以不稱名者殺無罪也然則稱

名者皆爲殺有罪乎文定以爲罪在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使果有是非則義又係乎人而當書其名氏矣何云不足紀邪陳氏傳良以爲赤篡曹而殺大夫宋杵曰無道而殺大夫必皆大夫不義其君者故皆不名然大夫而不義其君亦有是有非既有是非亦當書名以著之何爲別立不書名之義邪

張自超宗
朱辨義

○曹未殺大夫不名乃孔子脩成以後之闕文

顧棟
高大

事表詳見
闕文門

○愚按胡傳云稱國以殺者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

也是也謂義繫於殺則書其官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非也

張氏辨之矣

僖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陳轅宣仲

濟

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

齊

所賜
虎牢

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

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公羊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傳言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蓋不忘故國導鄭伯從楚而鄭伯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賜以虎牢而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於齊乎李廉會通○鄭伯因惠

王有撫汝從楚之命而逃盟齊與問罪之師不自下齊而乃歸罪申侯信譏而頗於刑矣吳徵纂言○鄭伯逃盟從楚喜於王命也

於申侯何與蓋虎牢爲嚴邑早啟鄭伯之疑濤塗因譖其叛鄭而鄭遂以叛齊之名誣之當時殺人以說者多矣何必皆其本罪邪梁履繩補釋○穀梁傳柎圍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推尋經文惟

陳洩冶晉趙同趙括蔡公子燮楚卻宛灼然爲殺無罪他如晉里克平鄭父陽處父先殺卻錡卻壁卻至胥童楚得臣卻宛公

子追舒衛元咺甯喜鄭公孫黑之流經皆稱國以殺不得云殺

無罪也

齊召南殺梁注疏考證

○按胡傳稱國累上之說亦踵殺梁之誤

僖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明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
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
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
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故不及○殺梁其殺
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
也○愚按公羊以爲不以討賊之辭書殺梁以爲殺不以罪故
稱國罪累上其例已鑿先儒因非討賊辭之說又謂討賊不書
大夫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孫莘老葉石林陳
止齋張元德以下諸家並同近儒徐氏庭垣亦云殺州吁無知

徵舒不稱大夫者以討賊書殺里克稱大夫者不以討賊書方氏望溪亦云里克甯喜之書大夫是變文著其非討賊而以陳夏徵舒不書大夫證之與徐說同郝氏說畧於此條駁方氏謂春秋凡書殺大夫皆同辭但據赴告何由別其是非不宜徇傳自亂其例見前總論所駁是也蓋州吁無知乃未命不書大夫殺徵舒者楚人楚子遣大夫往殺而身自入陳經惟有書本國人殺其大夫者矣若書楚人殺陳大夫則非辭故但書陳夏徵舒耳不可以數人之不書大夫而將與全經同辭之里克甯喜爲變文也胡傳曰殺里克不以其罪故稱固而不去其官此曲說也諸家皆誤從公羊討賊稱人之例耳郝氏說又見前討賊稱人辨總論

僖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翼芮實爲不從若重

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十年冬秦伯使冷至
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
七輿大夫左行其華右行賈華叔堅雖頤彘虎特宮山祁昔里
平之黨也不豹奔秦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惠
公之入以汾陽負葵之田賂里克平鄭惠公入國背賂而殺克
故平鄭懼而生心則是里克平鄭之死惠公之私也王元杰
謝義○
胡傳惠公以私意殺里克其黨皆懼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故
稱國不去其官非也人臣懼禍及身以謀其上罪遂可末滅乎
凡居位見殺者皆稱大夫不謂其罪之有無也方苞
直解

僖二十五年夏宋殺其大夫

無傳杜注其事未聞○不稱名氏者脫之與曹殺其大夫同孫

尊王

發微○公羊曰不名者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非也文稱

大夫是有大夫非無大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非也春秋非孔氏家牒何得擅諱祖名

劉敞權衡

○公羊之妄諸儒辨之

甚斷穀梁謂所殺者孔氏故孔子諱之何以殺孔父顯見於經邪此謬說也

徐卓經義未詳說

○此闕文也公穀曲爲之說乖刺可笑

近儒以爲義繫于殺止書其官不紀名氏不識所謂繫于殺者何義也經書殺大夫多矣皆名豈皆義不繫于殺者邪

陶正靖春秋說

僖二十八年夏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戰于城濮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楚子使止子玉毋死不及則其書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是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

陳傅良後傳

○城濮敗而誅子玉泚水退而誅子上鄆陵戰

而誅子反屬國畔而誅子辛是乃楚所以振爾

振敬直解

○敗績因

得臣之罪然楚子既知晉侯非子玉所可敵則當申無從晉師

之命而禁止之乃怒而少與之師及其敗而致之死則棄將棄

師之罪其誰任之

日講解義

○胡傳以不去其官爲譏楚子知其

不可而用之非也凡見殺不書大夫者非其大夫也得臣非州

吁無知之比也舍殺其大夫何以屬辭哉

方苞直解

○按劉胡以下

諸儒皆以稱國不去官爲罪累上而偏責楚子夫楚子固不能

無過而春秋非以累上書國書官也辨見前總論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音釋衛侯衛侯使賂周頤治廕曰苟能納我使爾爲卿周治

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頤先入及

門遇疾而死治廕辭卿○咺假立瑕自秉國權瑕未如君也故

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

陸高纂例引趙匡

○咺則不臣而

瑕未見其罪書及志專殺之中又有輕重也

李明復集義文九年引程子學

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罪輕而不當殺也

張拾集注

○荀息之死繫于晉卓以卓及息者弑成君也子瑕之死繫于

元咺以咺及瑕者殺公子也穀梁曰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非也瑕乃咺累之言瑕之殺由于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

也先咺後瑕非以尊及卑也

孫覽經解

○石碏殺州吁不書碏而書

衛人衆殺之也此不書顧冷而書衛則衛侯殺之矣華督殺孔

父及君書弑君及孔父以宋公累孔父也顧冷並殺咺與瑕而

書咺及瑕則瑕爲咺累矣

毛奇齡傳

○殺有罪也元咺搆訟昭君擅

敢廢置此法所當誅者

徐庭思管窺

○稱公子不成君也

牛運震傳

○按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衛侯待其殺而後入也胡傳因之

責衛侯不內自訟而志乎殺咺瑕也非也累上之說辨見前總

論

文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左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公羊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

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
質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汝今汝
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
漏言也○左氏曰侵官也人君任賢不稱立於朝者舉當諫君
况處父晉國太傅邪此爲侵官是教大臣爲拱默也劉放
權衡○襄

公已卒靈公未立當國者趙盾也君薨聽於冢幸之日而射姑
公然殺一大臣盾僅討操刃之鞠居而於發縱指使之元凶縱
之使逃又送其帑於所奔之國將使亂臣授意於人事敗而已
無與此大亂之道也處父剛而好犯盾未得志倚之以爲一時
之黨援權旣入手除之以息將來之顧忌故殺一鞠居而其事
已畢傳下無援二字已灼見盾之隱衷矣侵官者盾之所以告
諸侯也姜夔璋讀
左補義○稱國以殺君殺之也豈有兩下相殺而稱

國乎且襄公已塋方書殺安得謂襄公漏言殺梁非也

程端學辨疑引

胡銓○春秋書殺多矣君殺則稱君臣殺則稱人盜殺則稱盜謂

君漏言稱國誤矣

又引陳岳

○公穀謂君漏言故罪累上非也處父

易中軍使能任賢非私也而賈季敢挾怨劓刃誰秉國成取而

肆諸市朝可矣乃趙盾竟縱其出奔不惟不正其擅殺之罪且

致其帑上稱國殺而下卽書射始出奔病趙盾之縱賊也

葉酉突遺

文七年夏宋人殺其大夫

左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

麟臚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

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

和公室○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

胡傳

非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別之陸道纂例引啖子 ○

穆襄之族率國人非一人也故稱宋人吳徵纂言 ○左氏云不稱名

衆也且言非其罪也趙子曰若以殺大夫衆而不書名則晉殺

三卻鄭盜殺大夫何乃悉書公羊云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

三世內娶啖子曰以三世內娶便云三世無大夫不近人理陸道纂

辨 ○殺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亦非李廉會通 ○不名閔文也俞

義 ○按三傳以稱人爲殺有罪又以大夫不名爲無罪矛盾曲

鑿甚矣陳止齋謂宋昭之大夫皆不名故公子卬蕩意諸稱官

子哀稱字以爲君無道也更謬

文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襄夫人昭公適釐母夫人因戴氏

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

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致
也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擅殺大夫也吳激○二卿無罪死亡此殺昭公之漸也四人忠於公室

而左氏謂之黨何謬邪程端學辨疑引存耕趙氏○劉氏啟云以官舉言不

能其官也胡傳及諸儒皆從之據左氏司馬握節以死捐軀殉

難宜如孔父仇牧之見衰而乃以爲貶何哉且左氏云昭公之

黨夫人臣不爲君之黨而顧爲亂賊之黨乎胡傳遂謂司馬欲

專宋政昭公寵其私昵何所據依其刻覈亦甚矣又司城蕩意

諸效節于府人而出魯公復之後八年卒死帥甸之難亦可謂

始終一節者胡氏謂坐待其及而死如匹夫匹婦之諒而獨取

子哀之去于亂賊多恕辭而于忠臣多責備愚不知其何說也

願棟高刑賞表

○書官不書名趙願說最得與劉氏辨左傳說並見宋

大夫書官門劉氏以爲非國討不名亦與全經不合

文九年春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而使士穀梁

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勲先

克奪蒯得田于葦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

年春王正月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晉人殺箕

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非卿杜注○先都士穀皆晉

之強家也求專晉而不得怒而作亂也其言及箕鄭父何以罪

及之也箕鄭父士穀之厚也劉敞傳○左氏以謀帥奪田二事爲

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其鄭父輩之作亂不爲無說先克之

致死不爲無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

先克見晉侯謀帥未當請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董陰之

役以軍事奪蒯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左

氏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屑屑然若爲箕鄭父輩解殺人之謗

者深爲左氏惜也呂祖謙左氏博議○陽處父先克之殺在靈公初立

之際陽處父舉趙而抑射姑則射姑殺處父先克舉狐趙而抑

先都等則先都等殺先克主少國疑強臣專橫未有甚於此時

者也人臣持公論進賢退不肖而不肖者輒敢以刃加之國家

之亂孰大於此紫纂案○稱人見事由盾而非君意凌稚隆測義○殺

之者趙盾故不可稱國殺而以國法殺之又非兩下相殺者比

故書晉人以著生殺之柄之不自其君出也葉西完遺○愚按稱人凌葉二說勝

○及者次及之也此及字與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例同殺

梁不通書例謂箕鄭父累及之故稱及是以晉弑君及荀息宋

弑君及孔父仇牧爲例失之甚遠

毛奇齡傳

○賈逵云稱及非首謀

也按箕鄭上軍將士穀下軍將傳文亦先箕鄭而後士穀今于

士穀下云及箕鄭明非首謀故書法如此正義糾賈非也

洪亮吉春秋

秋詰其言及箕鄭父何以罪及之也書及則其罪有分也

牛通震傳

○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辨見前

文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子西與子家謀殺穆王王殺闞宜申及仲歸○按劉氏以稱國爲罪累上胡氏家氏因謂商臣之罪楚人皆得討之故不以無將罪宜申皆鑿說也

宣九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洩

冶諫曰公卿宜注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納藏和服

公曰吾

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左氏載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以比干爲仁則必不以洩冶爲非矣

黃仲炎通說

○洩冶諫君而死忠莫大焉乃

先儒多爲不滿之說蓋皆不明於稱名之義者也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死而名之宜矣故孔父仇牧荀息皆書其名朱子釋危邦不入之義謂君子見危授命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耳爲陳之臣食陳之祿國亂無政此正君子致命遂志之日乃經生無識不明於大夫死必書名之義傅會鍛鍊或罪其直諫以取死或規其潔身以去亂將使鄙夫藉口非緘然以取容卽見危而避害墮犯顏敢諫之氣長頑鈍無恥之風安可以垂訓後世哉左氏載孔子引詩以

譏洩冶黃氏以爲非孔子之言其見卓矣葉纂○持論最不平

者莫如陳靈淫亂洩冶諫殺而先儒反罪洩冶謬矣冶身死而

言驗春秋書陳殺洩冶繼書徵舒弑君楚子入陳著其殺諫臣

而至于身弑國亡也高斯大○左氏既引無自立辟之詩文定

又以仕于昏亂之朝不能潔身以去爲洩冶罪以解所以書名

之故以強合凡殺大夫稱國書名不去其官之例是皆強經文

以就我說者也張自超宗○杜注洩冶直諫于淫亂之朝以取

死故書名孔疏因謂進無匡濟退不卷懷死而無益賤之按此

論有傷名教如是是以緘默苟容者爲賢以捐軀犯難者爲不

肖也則亂世何賴有君子哉左傳假托孔子之言而正義復引

家語謂孔子論此事洩冶不得同於比干是朝廷自一二宗族

大臣外舉無一可諫者也豈不爲世教之罪人哉顧棟高杜○

注正鴉篇

春秋罪專殺不以有罪無罪論故洩治死諫而無特文其書名
達例也胡傳以無罪書名為亡國弑君之端以垂後戒非也古高

然釋經方
苞直解

宣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

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邲之敗林父請死士貞子以

楚殺得臣諫晉侯復其位舍將而殺佐穀不服也晉文敗楚於

城濮殺顛頡祁驕舟之僞三罪而民服今邲戰踰年而族先穀

穀死不以軍政而以君大夫之喜怒張溥四傳斷○元帥林父不誅

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穀失政刑矣高閔集注○晉以邲敗坐罪

先穀不殺於師還之日逾年而後殺之何其緩也夫喪師辱國

于法宜討然可貸林父之罪則亦可貸先穀之罪不貸先穀之

罪當卽正國法以肅三軍始縱之而卒戮之是以意爲生殺也

兩失之矣

張自超宗未辨義

○先穀卽有罪晉不得專殺故稱國以殺

也胡氏以晉侯用非其人爲君之過罪累上也整也

徐學謨春秋傳

宣十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十二年同盟于清邱

孔達與盟

宋爲盟故伐陳

陳貳子楚

衛人救之孔

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衛成公與陳其公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

陳

十三年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

而師孔達曰持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

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

於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子大

國旣伏其罪矣敢告○衛穆叛盟背晉與楚今將復歸於晉無

以爲辭則殺孔達利則爲己功害則爲臣罪立其朝者亦難矣

此與刺公子買之事無異

趙隱飛經楚

○背盟信誠孔達謀國之

罪而用其謀者誰邪始則信孔達以結于趙繼則殺孔達以悅

于晉失其道矣

張自起宗朱辨義

○按胡傳謂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

于見討故稱國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非也諸家從之皆誤

成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晉趙嬰適於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趙莊姬爲趙嬰之

亡故諂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爲徵晉討趙同趙括武

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乃立武而反

其田焉

嬰適之弟莊姬晉成公女趙朔妻朔盾之子同括皆嬰之兄武莊姬之子

○趙嬰淫亂當討

不請於君而擅放之專而無上惡得無罪然晉侯聽讒一朝而

尸二大夫以趙衰之勲不復念而奪其田祿失政刑矣

卓爾康持義

○史記稱屠岸賈爲司寇追論趙盾弑君殺朔同括滅其族案

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

孔○或謂晉景追論趙盾弑君之罪而殺同括觀鄭人斲歸生

之棺滅其族則事容或有之若史記稱屠岸賈殺朔同括嬰與

春秋之止書殺同括相戾蓋不足信汪克竟纂疏○記載異辭考史

不若證傳證傳又不若徵經春秋書殺同括不及朔書晉侯獮

卒去同括之殺二年而已據此則屠岸賈下宮之討程嬰之匿

孤十五年不問而知其妄御批通鑑輯覽○同括有原罪而強故莊

姬之言得入晉景亦追念盾之專國無主弑君立君有成心而

殺之也然同括之罪不明則殺之不以其罪矣張自超宗未辨義○據

左氏則禍由莊姬據史記則由屠岸賈按屠岸賈無端發難至

滅趙族此何如事而三傳俱毫無影響邪史記晉世家亦止云

誅同括族滅之並不載屠岸賈事而趙世家所載乃獨異葉西突遠

○屠岸賈事之誣孔穎達辨之容齋東萊深甯又辨之可以無

庸置詞

全祖望經史問答

○按胡傳謂無罪被譖故弼國不去官非也

成十五年秋宋殺其大夫山

傳日子山即蕩澤也

左傳見辨不書氏門○按傳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汰驕其公卒已葦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出奔晉魚石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蕩山害公族華元討之以其族大不假霸國之援事弗獲濟故自晉而歸山乃卽刑

家鉉翁詳說

成十六年夏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

之矣蓋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
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楚師之敗必行兵法於
上將春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
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
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可見楚之賞罰行而兵所
以強也至於列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於一主將者
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爲鑑高問集注按
汪氏克寬謂楚子臨陳師敗身傷而歸咎司馬令尹子重將左
軍與側相惡而委罪焉稱國不去其官著楚君大臣之失也非
也

成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

左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郟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夜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

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
已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
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
若成叔於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
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
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使辭於
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
位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
日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孫復尊
上發微。郤氏雖多怨厲
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之計殺之又劫欒書中行偃能
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張洽
集注。三郤晉之能臣
嘗有功於其國其臨敵慮勝晉諸卿未有能出其右者藉其有

罪猶當在議功議能之科今以左右之浸潤殺之并及其族屬

之莊暴甚矣家絃翁詳說。郤氏族大鄩陵之戰功高震主又連年

用衆伐鄭臣民之所忌怨也而厲公殺之則不以其罪矣張自超宗

朱辨。○焦氏說見弑君門晉弑州蒲杜注謂郤氏失民宜爲國戮焦氏辨之

成十八年春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前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閏月乙卯時樂書

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

大夫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墜

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書偃之罪不著於春秋其殺胥

童不以兩下相殺告也故書國殺趙訪集傳。先殺孔父而殤弑書

及先殺胥童而厲弑不書及者童有罪不因其君也蓋童致亂

者也殺童者作亂者也各治其罪御纂直解。先備謂胥童導君作

難故不得以死節書非也州蒲之弑未有主名而胥童死在弑先則以國殺告而不以從死告明矣舊史以國殺書孔子不能革也直解。愚按左氏所云民不與道君為亂故皆書殺其大夫此卽據告辭而書之故耳不可據為春秋特書國殺之旨也

又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齊為慶氏之難故十七年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曰武子請奔莒高弱以虛叛齊侯使慶克佐崔杼帥師圍盧國佐從請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殺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以復之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殺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勝之子國弱來奔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民。佐雖專殺叛君然其咎發於慶克齊右慶氏而殺佐失之矣蘇轍集解。國佐叛而復之則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

克之內亂官闕也卒殺國佐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歸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又以邑叛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張洽集注

○齊靈不能防

閑其母又受譖戮高國不君甚矣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慶克據盧以抗君不得謂之非叛然其心則爲君正家法可憫也

家說

襄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偏尊其權勢也

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敗城濮而殺得臣

敗鄆陵而殺公子側用法之嚴若此此殺公子申於城虎牢之後殺公子壬夫於陳內屬之後左氏以申爲受賂以壬夫爲貪未必然也或是惡二大夫有失策致不保鄭而失陳耳

張自超宗朱辨

義

○按劉氏蘇氏累上之說非

襄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楚人計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申以受賂殺壬夫以侵欲殺楚猶有

政二大夫不爲無罪也然廢而勿用可也殺之過矣

參蘇轍集解家變翁

詳說

○壬夫侵欲固有罪矣然楚子不能申禁於先及陳怨已深

始歸咎而殺之豈用刑之正哉

日講解義

○按諸家稱國累上之

說非

襄十九年秋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馵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

子丙官

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

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公曰在

我而已遂東太子光

廢兩徒之東鄰

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衞爲

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夏五月齊靈

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夙沙衞奔高唐以叛秋

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瀝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

於昏也○微崔杼之力莊公回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夙

沙衞明年復使慶佐爲大夫而誅牙餘黨崔氏自是專權釀禍

矣

汪克寬纂疏

○高國齊之世臣書殺高厚皆崔慶之所以專齊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稱國殺者以莊公之命來告也

葉西先遺氏恰謂莊公之所

按張

欲故以累上之辭書非也

又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

十年刷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

不言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齊襄公

良氏之甲守

以自守也子革之父子然與子孔同母子良之父士子孔與子孔異母皆相親也

子展子

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革

子良出奔楚○嘉召楚人伐其國是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

汪克寬纂疏○按胡傳謂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與衆共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而不去其官汪氏本之曰使正台誅之則當如良霄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是不知居位則書官位絕則去官與稱人之爲衆殺也

○子展

子西率國人伐而殺之而書國殺者以鄭伯之命來告也

葉西突遺

襄二十一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左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

楚○燮奉文侯遺言求成於晉不克而死左傳言不與民同欲

非經旨

家範翁詳說

○燮欲去楚之晉追成先君之志又懼楚役求

紆其民皆謀國之合義者不幸見殺於國人而左氏遂以違衆

罪之以強合國殺之例謬矣

王錫爵日錄

○鄭殺公子嘉左氏以爲

嘉招楚以伐鄭也蔡殺公子燮左氏以爲燮欲舍楚以從晉也若是則嘉不義而變義矣春秋書法無異於此可見書殺大夫但以著其專殺之罪而不屑屑於所殺大夫之有罪無罪也

張超宗朱辨義

○按胡傳謂燮無罪故稱國不去其官故張氏辨之

襄二十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

即追舒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

患之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蘇轍謂子南罪不至死劉氏謂楚子與其臣之子謀殺其父故以累上之辭言之皆

未達於居位者例稱大夫而不論其殺之當否也

方苞直解

襄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

前二慶謂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

楚乃信黃

使慶樂往

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不敢自往

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

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治城以距君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

長

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役人怒而作亂

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

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書及著罪在慶虎以虎及寅也寅虎之

族也

高閔作注

○愬公子黃於楚者慶虎也虎倚楚而傾公子黃黃

亦倚楚而求復國陳侯不能爲之左右使楚人以爲討陳侯能

自理其曲直黃不至奔楚以愬免楚雖強橫可以理論今乃繼

黃親往使楚圍已之國而殺二慶非君道矣

胡銓春秋解

○觀陳蔡

附楚尙能藉楚力以制亂臣而魯臣之逆節齊晉成之義亦有

愧於楚矣

日講解義

○陳叛不書不告也稱及者以賈及賤也

行說

○按穀梁以稱國爲罪累上胡傳因云陳侯使權臣暴蔑

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何不能保故二慶稱國以殺公子黃

以弟書杜注謂專國叛君書名罪之皆非也

襄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殺尸諸朝○喜與里克不同克殺奚齊弑卓克自尸之惠雖以賂立可以討克失信之過小討賊之義大也喜之弑獻賁誘之喜之專亦獻許之信義兩失無一而可直解
○按諸家謂與夷吾之殺里克皆以其私不以其罪故皆曰殺其大夫不入討賊例非也辨見前里克胡氏家氏謂衛獻無信故稱國不去其官亦非

昭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驪氏

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鄆聞之懼弗及乘遠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按劉氏胡氏蘇氏謂鄭不能早討有罪以放乎亂故稱國以累上非也

昭五年春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殺之○按劉氏謂雋吳而疑屈申故稱國累上非也

昭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然看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哀公

屬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世子二人之罪均也但首從不同

耳招畏楚討歸罪於過而欲免己人其可欺乎家鉉翁詳說○吳登纂言

據傳招與過同受陳侯之屬因同殺世子今招歸罪於過而殺

之耳但經書陳人乃國亂衆殺之辭傳之所載似未審也程過

學曰孫氏謂招殺過而言陳人不與招殺之故以陳人自討爲

文也但不與招殺正當書招以見其罪肯爲陳人自討之文以

匿招罪乎意招以過同受屬而誣之而國之大夫亦懼楚討而

其殺過以覲免故經書陳人也直解。稱人以殺言衆懷殺

之不得云國討也凡殺大夫皆不去其官茅堂胡氏謂過不與

殺世子而寬之非也徐庭垣。招雖歸罪而未加刃從衆殺書

陳人紀實也其書大夫亦紀實也高澗然。○愚按書人自是衆

殺非一人之辭或謂不書招殺過之罪本宜討也或謂不予招討賊也皆非也方氏謂過與招同罪若書招殺則疑與招異心書國殺則陳無君故書陳人亦臆測耳書官自是殺大夫恒辭或謂過稱大夫非逆黨也或謂不去其官其罪亞也所以明招之爲首使招不得歸罪自掩也皆非也方氏謂書殺公子過則與公子留相混而不知誰爲將立者故特加大夫以別之亦曲生義也

昭十二年夏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殺作虎

左楚子謂成虎若放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按家氏謂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故以累上之辭書之非也

昭二十七年夏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曰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焚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蒸令曰不蒸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蒸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陀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

何令尹病之。按趙木訥謂聽無極而致宛之死者君也。金氏賢謂君無道以令其臣致令尹擅殺無忌，故稱國以累上，並非哀二年冬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見書遷門。蔡不自量受命於楚，而背楚，既不自安，請遷於吳，而誑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爲解，其何以令一國哉。姒舜牧疑

問。按左氏哀元年蔡請遷于吳，至是而遷，據此是歸過于駟。

之不時遷，則當書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遷于州來，不應遷在殺前也。遷在殺前，則是駟主遷國之謀，既違悔其失計而殺之也。洪咨夔春秋說。方氏說見書放門，蔡放公孫獵。按胡氏謂蔡君背楚誑吳，委罪執政，故稱國非也。

哀四年夏，楚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左傳顧氏方氏說並見書盜門，盜殺蔡侯申，胡傳之說顧氏辨。

之○傳稱公孫翩弑而經書盜又云殺翩而經不書又謂遂逐公孫辰而殺姓霍以爲皆翩黨而用刑不同何也傳連爲一事而經書辰奔在殺蔡侯下書殺二人在後與前若不相涉疑遂與殺各爲一事春秋書此特著蔡擅殺大夫之罪耳鄭注○稱國以殺討有罪之正詞也春秋凡殺大夫皆稱大夫非以不去

其官爲無罪也

徐庭垣
管窺

○殺不書大夫

公不書大夫者論見前
陳孔與胡氏說辨

襄二十三年冬晉人殺欒盈

公穀杜預說見稱人以殺門○不言大夫出奔位已絕郝懿行
說各

襄三十年秋鄭人殺良霄

穀梁胡氏葉氏說見稱人以殺門○良霄出奔已絕大夫之位

見絕於國而藉許以入其非大夫亦明矣故但曰良霄孫賢
經解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殺陳孔奭

招稱公子孔奭不稱大夫者胡茅堂以爲招雖有罪楚子懷惡以執之不與其執也孔奭嘗與楚子通謀以滅陳旋以不忠見殺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皆非也苟執有罪不當以執之者懷惡而怨所執者之罪孔奭與楚謀陳不見于經何以示絕孔奭不得爲陳大夫之義哉蓋招之稱公子奭之稱氏一也其皆不稱大夫則以其爲楚放之執之也諸儒泥於書公子削公子爲有衰貶而不知招稱公子奭稱氏對舉之詞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內殺大夫書刺

以周官三刺爲解辨言故不言故啖氏說辨

先名後刺先刺後名穀梁說辨

內殺大臣書刺臣子之辭也猶外諸侯書卒而魯君書薨也

方苞直解

書刺者用三刺之法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殺之以示不枉濫也公羊以爲內諱殺書刺義異

○爾雅刺殺也說文刺直傷也此刺

字直訓殺與周官司刺之刺不同周官之三刺乃審察之義一刺曰
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問之而已自鄭康成
誤釋周禮之刺爲殺於是杜氏慎以下皆引三刺之義以釋此經誤
矣賈與偃之殺甚曖昧豈得昭然用三刺之法令臣民皆言可殺乃
始殺乎

黃巢案參顧棟
高杜注正譌爲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傳見書戍門○公羊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曷爲謂之刺之

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何注不得專殺故諱之○穀梁曰先

名後刺殺有罪也按此依事實次第書之不得別爲義說

陸道
辨疑

○魯以晉楚之強弱未判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

以從容於晉楚之間以觀勝負故城濮之戰公不與至踐土之

會而後朝於王所殺子買以誑楚惑晉晉則免於難矣子買何

罪哉

趙駝飛經筵

○莘老謂春秋書刺者二偃不書所刺之罪而買

者止譏專殺大夫也書所刺之罪者兼譏不當戍衛也故不卒

戍不特譏買而多譏魯此一事兼二義者也

程端學或問

○魯於衛

若敦兄弟之義而往戍則買之不卒戍可誅乃其名如此其情

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

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

張洽集注

○魯刺買為黨楚非黨

晉前年以楚師伐齊又會楚于宋跡不可掩魯受楚命遣戍以

拒晉師今晉伐衛而買不能為楚拒故以不卒戍為罪而殺之

黨夷濫刑魯罪有二焉

張洽集注

○左氏所記得魯之情晉伐衛卒

戍則抗晉楚救衛不卒戍則怒楚故不令卒戍而刺之經固非

以不卒戍屬買也若曰既使之戍又不使卒戍見買之無罪云

爾顧奎光
魁筆

○書刺大夫二或言其故或不言其故皆舊史之文

蓋殺大夫必錄其得罪之由然買見殺之故可言也偃見殺之

故不可言也故書辭異焉孔子不革而一因之何也偃之不言

其故者不可增也於買而削其故則刑之不中與當日之邦交

皆不可得而見矣

方苞直解○按談氏云書其故非罪也不言其事刺有罪也未是

○殺而顯

書罪狀僅見於此蓋告晉以戍衛爲買罪告楚以不卒戍爲買

罪也傳文本明

趙佐雜案

成十六年冬刺公子偃

左傳見大夫出奔門僑如奔齊○偃雖爲穆姜所指然不過脅

公使從已爾姜非真有廢立之謀偃非實有今將之心也公不

能制其母而竟殺其弟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爲何如也

吳澂集言

○吳氏說義正蓋偃雖有罪而身爲介弟尙有議親之條乃成公

不念鞠子哀忿然殺之豈仁人之用心乎案○穆姜託爲魯

公之詞非公子偃有逆謀也成公不願傷其母之心是爲不孝

行父不願賊其君之親是爲不忠高氏劉氏以爲得其罪非也

使刺之果得其罪春秋不書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其與公子買之刺

異辭何也成衛不卒戍當日刺買之獄辭也故舊史據而書之

若偃之刺則其故不可言當日刺之亦不能明言其故也則直

書刺而已方苞直解○啖氏謂直書刺者罪當殺不知書法詳畧之

由矣趙氏屬辭○穀梁云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按公實懼晉而殺買以不卒戍解於楚安得謂買有罪乎或又

云刺不言罪言罪非其罪也不言罪者刺得其罪也按穆姜指

偃與鉏曰是皆君也以激公而偃未嘗與知姜亦非真欲立偃

安得謂偃有罪乎經兩書刺皆殺無罪也顧棟高刑賞表引華氏說

○內大夫不書刺 公子牙諱薛善辭辨諸家舍傳從經說

莊三十三年秋公子牙卒

左傳見內諱弑君門子般卒○公羊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將死召季子曰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牙謂我曰慶父也存季子曰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僂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飲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友能以君命殺牙牙奉命以死不可謂無權也苟乘時以君命逐慶父慶父雖主兵權而莊公餘息尚存魯之人必不敢從慶父爲亂則再舉手而魯難靖矣友曲意彌縫以爲牙死而慶父可制則內惡不彰而嗣子可定釀成禍亂幾致削亡卽恕其事勢之難而又忌一時殺兩兄之名不以此爲友罪可也而又從而賢之謂得親親之道殆不然矣蓋友殺牙而諱卒舊史亦因而諱之矣夫子作春秋不得而改文定取陸氏之說以爲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者非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牙之謀

弑季友欲隱其迹則舊史書卒明矣孔子因之何也牙非死於

刑不得書刺也

方苞直解

○內殺大夫皆書刺若季友以君命殺叔

牙當亦書刺今不言刺而言卒則非殺明矣若以爲季友諱殺

則周公誅管蔡不當諱邪

程端學三傳辨疑引胡注

○傳事攷之於經全不

萬微意牙蓋自卒爾

高閔集注

○傳曰殺也非也殺則何以不書刺

云爲季子諱也非也諱殺書卒非事實也何以傳信乎

郝懿行說

○季之酖叔經無明文是叔自卒也

從汪氏克寬說

或以爲季秘其事

外間不聞則三傳云云孰傳之邪或以爲史諱其事春秋因之

則公子偃之刺胡不諱邪或以酖之跡隱非顯加戮則自縊者

曷嘗不書殺邪如此類舍傳可也

高樹然釋經

○愚按邾衡胡氏沙

隨程氏郝氏兩高氏舍傳釋經其論最正方氏仍從傳而謂聖

經因魯史書卒亦通舊說從公羊者以爲春秋諱而善之非也

舊史不書刺孔子不能增也則謂春秋諱之誤矣謂春秋善之

而諱之尤悞矣○徐氏卓說見季氏專魯門

閔二年秋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見大夫出奔門○書慶父出奔見魯無討也宋萬奔陳雖

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

陳傳
良後

傳

○季友當正慶父之罪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

以賂求於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爲立後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

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也

張洽
集注

○討賊當

明正其罪如州吁徵舒是也慶父死而諡以其且卿其子故不

書刺齊桓於哀姜且殺之慶父豈得免於討其得不陳尸於市

者季友曲庇之也

徐延垣
管窺

○不書莒人歸慶父以賂故也但書

出奔莒而莒黨惡之罪見矣魯逸賊之罪亦見矣慶父不書刺

季氏私其親而不以賊討也三家朋比已見於此

應搗謙
集解

○書大夫相殺

東趙說辨

殺公子比公羊作弑辨

凡國亂衆人擅殺與臣下自相殺經皆稱人惟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皆直書其人蓋

義繫於其人而不可以漫稱人也使書周人殺召伯毛伯不惟斥言
周人非辭而王室無政使寵子擅殺大臣之迹不可得而見矣書陳
人殺其世子偃師則陳侯付託非人招以親屬忍爲大惡不可得而
見矣書楚人殺公子比則疑於討賊而亂賊相傾之迹不可得而見
矣方苞直解○兩下相殺不志於春秋以是爲有司之事而非王法
所寓也其特書者則辭窮也義有所辨也又通論

愚按趙東山屬辭本陳止齋後傳之說因穀梁傳曰兩下相殺不志
乎春秋據傳文八年晉先都士穀殺先克成十三年鄭公子班殺子
卬衛孫林父宋華亥之亂殺公子四人以至劉獻公殺甘悼公毛得
殺毛伯過之類皆不書春秋治不及相殺也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自
立曹伯廬卒負芻殺太子自立苟未嗣位猶兩下相殺也雖殺太子
不書討篡奪者以位爲重也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

召伯毛伯王室復亂陳哀公屬其嬖子於司徒招而招殺世子國幾亡則譏不在相殺矣故陳氏以爲皆斥君之辭楚棄疾使比蒙首惡之名然後誅而殺之以奪其位異乎相殺之獄是以特書此皆因傳文生義耳其實經無此義蓋無其文者孔子不得益也其特書者則方說得之

宣十五年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

捷帥
札子

○殺梁矯王命以殺之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生殺之柄天子所持王

札子人臣也殺召伯毛伯於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故書以

誅其惡

孫復尊
王發微

○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

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

之無政刑矣胡傳

○穀梁云兩下相殺不志此其志何也矯王命

殺之也按經文無矯王命之辭

程端學三傳辨疑

○威福君之大柄廉

恥國之大維今子弟專殺是君無威福之柄也朝臣爭政是國

無廉恥之維也君無柄國無維所以衰亂也

黃仲炎通說

○桓襄以

前列國交相侵伐是外諸侯不稟王命也至王之庶長一朝而

殺世臣二人則內卿士亦不奉王命矣故以爲非常而志之日

講解

○愚按陳止齋謂兩下相殺雖王卿士不書此何以書斥

王之辭也此據傳昭十二年劉獻公殺甘悼公十八年毛得殺

毛伯過不書而爲說耳實則不告者不書史無其文也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見上門○稱弟以殺世子叔父之親加戕於國儲君貳之重盡

其親所以甚其惡也

王樵輯傳

○愚按陳止齋謂兩下相殺雖世子

不書

陳佗書
負芻

此何以書斥君之辭也此據傳陳侯鮑卒佗殺太

子自立曹伯廬卒負芻殺太子自立而爲說耳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

前文見
弑君門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

余不忍也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

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

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

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

公子比已爲王棄疾爲司馬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書者君臣

之分未定而棄疾譎殺之也分未正而以譎殺之於曖昧之中

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弑也

張洽
集注

○比未能君楚故不

爲棄疾之君也

汪克寬
集疏

○公羊作弑公子比夫弑者下殺上之

辭安有書公子某弑公子某之文哉又○書弑其君比則疑於

齊舍爲嗣世之正書楚人殺比則棄疾疑於石碣雍廩得討賊

之義故以公子殺公子書而棄疾險詐怙亂竊國之罪不可掩

矣

日講

○棄疾立比固君之矣及迫比自殺春秋不以爲弑

其君者何也春秋見弑之君有立未踰年成之爲君者或適子

當立雖未踰年而見弑稱君如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或庶子

不當立有先君之命雖未踰年而見弑稱君如齊陳乞弑其君

荼是也或不當立亦未有先君之命而國亂無主爲國人所推

雖未踰年而見弑稱君如晉里克弑其君卓是也有君國既久

成之爲君者或弑君而立國人君之同會盟主侵伐奉天王之

正朔承宗廟之祭祀見弑稱君如齊人弑其君商人是也或爲

逆臣所立國人君之列會同盟奉正朔承祭祀見弑稱君如衛

甯喜弑其君剽是也比既非當立又未有先君之命又非國亂無主爲國人所推則不得爲未逾年之君矣雖爲衆人所立而未列諸侯之會未同諸侯之盟未請命于天王未有事于宗廟烏從而君之哉

張自超宗朱辨義

○目棄疾明一人之私非討賊辭也

比仍稱公子明二人相殺非弑君辭也蓋比棄疾君臣之分未明故不得稱弑君篡殺之事相禪亦不得言討賊屬辭之審也

高澍然釋經

○殺公羊作弑譌也上言弑則下當言其君不當言公

子下言公子則上當言殺不當云弑

段王裁左氏古經注

○書盜殺鄭不書大夫胡傳辨蔡侯傳事辨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左傳見書盜○國討則書國非國討則當兩稱名氏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以尉止司臣之徒

非卿名氏不合見經故稱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孔盜殺不言其大夫與不言其君義同坊弟○兩下相殺兩書名氏皆卿也卿近於君權足亂國被殺者卽有致殺之由而殺者之罪大夫故詳其名氏以正其無君亂國之罪合殺者尉止等也既無列於朝而伺隙竊發則其名可畧而目之爲盜盜固當罪而被殺者亦有招之之罪且亦國君無政之故也御集直

解○胡傳云不稱大夫失卿職也非也爲國卿而駢首受戮於盜則不能其職明矣何待削其大夫而知爲當官失職者之戒乎杜注孔疏謂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於義爲長彙纂案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見書盜門

哀四年春盜殺蔡侯申

左傳諸說見書盜門

傳曰公孫翩射而殺之非也翩卽有主

名矣何以稱盜乎

郝懿行說

哀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

見書盜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三